

上海儿童文学新十家



SHANG HAI
ER TONG WEN XUE
XIN SHI JIA

谢倩霓 著

穿越而过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儿童文学

新十家



SHANG HAI
ER TONG WEN XUE
XIN SHI JIA

谢倩霓 著

穿越而过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穿越而过/谢倩霓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7

(上海儿童文学新十家)

ISBN 978-7-5324-8376-1

I.①穿... II.①谢... III.①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

国—当代 IV.①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3129号



上海儿童文学新十家

穿越而过

谢倩霓 著

许静玉 图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唐池子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王 曙 技术编辑 裘兴海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h.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jcph.com

印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20×980 1/16 印张:10.25 字数:126千字

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8376-1/I·3091

定价:1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上海儿童文学新十家

SHANG HAI
ER TONG WEN XUE
XIN SHI JIA

目 录



- 在丢失中长大 / 1
- 初中部寄宿女生 / 8
- 两个女孩手拉手 / 30
- 无花之湖 / 48
- 走过心情 / 61
- 星星点灯 / 79
- 来自脚底的温暖 / 86
- 塑料菊花 / 94
- 往事非烟 / 100
- 对于危险的互联网搜索 / 118
- 闪着星光的日子 / 140

在丢失中长大



从刚刚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就一直在丢失自己身边所有可能弄丢的东西。

我善于丢东西的本性开始暴露，还是在我刚刚跨进小学校门的时候。

初成为小学生的我，是一个只有六岁多一点的小姑娘。我沿用了姐姐们留下来的一个红底上打着方方的绿格子的小书包。书包虽然已被两位姐姐用过，但红绿相间的颜色仍然鲜亮如初。我高高兴兴地将新发的课本和一支长长的、笔端已被削得尖尖的粉红颜色的铅笔放进小书包里。可就在第二天，上课铃声已经响起来的时候，任我把小书包翻得底朝了天，我的那支才用过一天的长铅笔却再也找不到了。我在小书包的右下角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刚刚够我一根食指伸进去的洞。

放学回到家，我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告诉妈妈：“我的长铅笔丢了。”

妈妈那时还是一位看上去很年轻的妇人，她挨耳朵梳两个刷把辫，穿一



条很简陋的蓝棉绸的齐膝裙——是她自己手工缝制的，听到我报告丢铅笔的消息，正在切菜的妈妈一下子睁大了双眼：“什么，铅笔丢了？！”

妈妈的语气令我心里有些发慌，我赶忙举起书包给她看：“书包上有一个洞！”

妈妈接过书包，将自己的小指伸了进去：“哎呀！怎么刚开始没注意到有一个洞呢？”

我听出妈这句话不再针对我，心里一松，理直气壮地伸出手去：“给我钱，我要再买一支铅笔！”

妈妈看看我，没做声，伸手进口袋去，摸出一枚闪着白光的五分硬币来。

那个时候可真好呀，五分钱足够买一支长长的漂亮的铅笔了！

这一次我换了一支天蓝色的、上面点满了小白点的长铅笔，这支铅笔我一直坚持用到了最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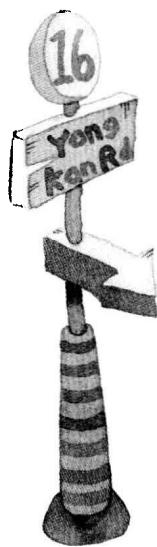
可是紧接着，我的橡皮又丢了。

发现橡皮不见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仔仔细细检查书包，看书包上是不是又有一个洞。可是这一次没有，原先的那个洞，早已被妈妈用线密密实实缝好了。

这一次妈妈拖了一个星期才给我钱买橡皮，而在这个星期里，我一直用食指蘸着口水当橡皮使用。

二年级的时候，除了丢铅笔、橡皮这些小东西，我开始丢比较大件的东西：刚刚才戴上脖子没多久的红领巾，旧毛线织成的手套，已经做好了家庭作业的练习本，有一次甚至把一件半新的绒线衣丢掉了——因课间玩得太热，脱下来，等到觉得冷了要穿时，却再也找不到了。

妈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脾气也越来越不好。她开始骂人，有时声



音很大。每当这时,我就低眉顺眼,一声不吭地站在一边,思绪却不知飘到了哪里……

“又走神了!又走神了!你是块木头呀!跟你说了多少次当心点当心点,可你!”猛一抬头,发现妈妈的手指已经快要戳到脑门上来了!

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更大的事情:我弄丢了一件白衬衫!

这是一件崭新的白衬衫,而且,还是借的别人的!有一次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需要一件白衬衫,我们家没有,我便闹着妈妈为我借了一件。可是,演出结束,我却把它弄丢了!

磨磨蹭蹭回到家,当追着向我要衣服的妈妈得到一声低低的“丢了”的回答时,她一下子跳起来,想都没想就给了我头上狠狠的一巴掌!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转身冲进里间,将自己反锁起来。

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挨过任何的打!

闻声赶过来的爸爸对妈妈说:“什么事发这么大的火?小孩子的头打不得的!”

我一听,心里更加委屈,挨打的地方似乎也痛得更厉害了。我越发响亮地哭起来,根本就沒心思理会妈妈带着哭腔的辩解。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问妈妈这件事以后是如何处理的,她是怎样向人家交待的。我只是一直记得为这件该死的白衬衫,我第一次挨了打,头上很痛很痛。

初中开始,我成了一名寄宿生,这时我的手上开始拥有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零花钱了。可是,这点零花钱我根本就不敢乱花,因为,我得时刻应付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失踪——当我在一星期之内用最后剩下的一点零花钱第三次买下一支圆珠笔时,我恨不能给自己的脑袋上狠狠地来上一巴掌!

这时我想起了妈妈,想起了妈妈不得不为铅笔、橡皮、尺子、本子等等等



等一再地重复付账时的心情。我想妈妈确实是应该生气的,而且,即使打人也是应该的,毕竟,一件衬衫要比一支铅笔昂贵了好多好多倍。

在那一刻,我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了。

后来,我考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大学四年里,我继续不断地丢东西:钢笔、学生证、眼镜、热水瓶、饭菜票,甚至吃饭用的碗。当然,这些事情我仍然不告诉家里,只是自己咬着牙一一补回来,而用的钱仍然只能是爸妈给的。

大学四年级的寒假,我回到家里过年,突然知晓了一件事情。

是在晚饭过后,家里其余的人都出去了,只剩我和妈妈在家。我们坐在烧得旺旺的火炉边,喝着香喷喷的菊花芝麻茶。

“唉,终于熬到大学要毕业了,真是不容易。想想你小时候,不知道给大人惹了多少麻烦。”妈妈侧着脸看我,眼睛里流淌的是满满的欣慰。

这时的妈妈早已不再年轻,刷把辫当然早就不见了,代替它的是一头已经变得灰白的齐耳短发。夏天的时候妈妈也早已不再穿裙子,即使是最简陋的那种也不穿,冬天还远远没到来的时候,妈妈总是早早地就穿上了冬衣,烧上了火炉。

在那一刻,我的心里迅速地掠过梳着刷把辫穿着绵绸裙的妈妈年轻的形象,我的心里有一点点酸,我笑着说:“我小时候一定很讨人嫌吧?我总是丢东西。”

妈妈叹一口气:“主要是那时太穷,丢了一点点小东西都会被当成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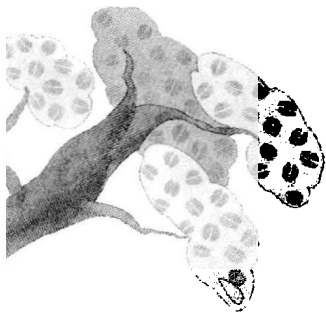
我说:“就是嘛,我还挨过打呢。”

妈妈一愣:“我打过你吗?”

我也一愣。妈妈她居然忘掉打过我啦,打在头上,很重很重的一巴掌。“就是丢了那件白衬衫的时候,你打了我一巴掌的嘛。”

穿越而过
谢倩霓





妈妈拧着眉毛想了一会儿,说:“打过巴掌还真记不得了。不过那件白衬衫,可把我害苦了。”

在妈妈絮絮叨叨的叙述里,我知晓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问的白衬衫丢失以后的事情。

妈妈说,那时候买布是要布票的,而我们家因为人多,发下来的布票从来不够用。为了弄到一点布票,好买一块白布做一件白衬衫还给人家,妈妈奔波了足足一个星期,亲戚朋友家,同事同学家,妈妈厚着脸皮向人家借布票,说明年布票一发下来就还。可是,那个时候每一家人都有好几个小孩子,每家人的布票都并不够用。而那件白衬衫的原主人,一个梳着羊角辫的文文静静的小姑娘,在得知自己的新衣服被弄丢了以后,天天在家里哭闹,远远地看到妈妈,她会瞪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叫:“还我新衣服来!”在小姑娘愤怒的眼神里,妈妈总是落荒而逃。后来,还是一位好心的上海知青送给妈妈一点布票,才算了结了这件事情。

妈妈的语调轻缓的、带着点玩笑的叙述结束的时候,我完全呆掉了。

除了牢牢地记得那种表面上的伤害——挨过一巴掌之外,关于布票,关于妈妈的奔波,关于小姑娘的眼神,关于这些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到自己自以为长大了的时候,我也以为那只不过是钱的问题,是妈妈重复付账时的心情问题,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这么一件小事情的背后,竟然隐藏了大人那么多的无奈和烦恼!

那么,别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我在一家知名的儿童文学期刊做编辑的时候，会经常读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年朋友的来信。这些信里面，有时会出现一些埋怨、甚至咒骂父母的字眼，这些字眼情感强烈，句末打着大大的惊叹号。每当读到它们，我的心总会无端地一颤。这些信的主人一定也是因为一些小事情挨过父母的打和骂吧。与小时候的我一样，他们也只是记住了一些打骂的表层的形式，他们无法透过表层看到深层的原因，看到父母真实的处境和心理。于是他们生气，他们愤怒，他们以一种激昂的方式宣布着与父母的势不两立。

当然，随着他们的长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会一步一步学会体谅他人，体谅父母。而一定也有极少数的人，会将这种表层的恨意慢慢地刻在了心里，变成了心灵深处的某些坚硬可怕的东西。

真想用自己的笔告诉所有的正在经历成长的少年人，别太在意一些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表层的东西，即使它使你非常难堪、伤心、愤怒，那也是一时的，千万别太在意，学会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去体察，并且去原谅一切可以原谅的事情，这样，你将会很好地经历成长，并将逐渐拥有一颗善良而宽厚的、并且非常快乐的心灵。

至于我自己，现在仍然在不断地丢失东西，我也仍然不告诉父母。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在再一次将那些东西买回来的时候，用的不再是父母给的钱，而是自己倒霉的工资了。



初中部寄宿女生



我敢打赌,我们是一群世界上最快乐的女生。我们一共十个人,住在校园里一幢两层红砖房的二楼的最东头。

我们的学校叫“渣津中学”,只有初中部。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很容易让人想起杨梅之类让人流口水的吃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望梅止渴”这个成语哦。这所学校是我们这一带唯一的一所中学,所以从各自的村小一毕业,我们就都跑到这里来读书了。

我们十个人都非常庆幸自己的家离学校比较远,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寄宿女生。“寄宿”知道吧,就是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只有周末才回家,平常的时间都是自己的,爱干什么干什么,爸妈想管也管不着。那些住在镇上的女生,以及住在镇子周围的女生,她们都是走读生。她们得每天走着来上学,放学了再走回去吃饭。比起我们来,她们可算是没劲透了!

我们的快乐有很多种,这些快乐只能我们自己知道,以及和我们很要好的一些走读女生知道,老师是万万不可以让他们知道的,否则,除了罚站和

写检讨,也许我们还得掏钱赔偿墙壁上被我们刮下来的墙泥……

我们的双人铺

我们的寝室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靠右边墙一口气摆了五张上下铺的木头床,靠左边墙一口气摆了十只木头小箱子,小箱子的上面拉了一根长长的麻绳子,麻绳子上面一口气挂了二十条各种各样的毛巾。此外,就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我们的脸盆通通塞在床底下,我们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学校所有的寝室都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只是一所乡村中学嘛。对于这个,我们倒是一点也不在乎,要坐,坐在床上也可以,坐在木头小箱子上也可以。要写作业呢,满可以到教室里去写嘛,我们是从来不在寝室里写作业的,所以有没有桌子也一点没关系。

还有,我们每人的床上除了一床被子,别的东西,比如垫絮、毯子、枕头等等,通通没有。每天早上起床,我们将被子一叠好,光光的木头床板就露出来了。我们都知道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能匀出一床被子给我们带到学校来用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我们从来不抱怨,我们很满足地用着一床被子,一半作垫被,一半作盖被。

但秋天即将过去,天气变得越来越冷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发愁了。

首先是燕子感冒了。燕子一起床,就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睡她上铺的小运说:“完啦,你生病了。”

燕子说:“我的被子比较窄,昨晚我是侧着身子睡的,背上有点漏风。”

紧接着,小运也感冒了。小运不停地擦鼻涕,很奇怪地说:“我的被子很宽的,我将两边被子都压得紧紧的,怎么我也感冒啦?”

我们都紧张,感冒是很讨厌的事情,眼睛难受,鼻子难受,喉咙也难



受。

睡我上铺的芹冈一边很仔细地铺被子准备睡觉，一边不停地念叨：“老天保佑！”

突然，芹冈停止了动作，她将头勾下来，冲正坐在床沿上洗脚的我喊：“月白，要不我们俩一起睡好不好？这样我们就会有两床被子了，一床垫，一床盖。而且，两个人挤在一起睡很暖和的，一定不会着凉！”

还没等我开口呢，小运首先叫起来了：“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可以两个人合起来睡呢？燕子，我们俩合一起！”

话音刚落，她已经动作飞快地从上铺爬下来，只一拉，就将自己的被子拉到了下铺燕子的床上。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芹冈突然兴奋地叫起来。她走到我们床边，一把将我的被子卷起来，扔到一边，然后将她自己的被子也卷起来，扔到一边。“过来帮忙把床板抬下来！上下两块床板都要抬！”芹冈对着我们喊。

我们不知道芹冈在搞什么鬼，但我们都很乐意服从她，我们非常相信芹冈一定有一个很奇妙的、能让我们大吃一惊的主意。

结果，芹冈真的让我们大大吃了一惊——床板被抬下来以后，芹冈走上前去，扳着床架的上部使劲往下一拉，咚的一声巨响，床架横着躺在了地板上。芹冈指挥我们将床架靠墙摆好，将两张床板并排铺上去——天啦！一张像家里爸爸妈妈睡觉用的大大的双人床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哇——”我们全体大声欢呼起来。

芹冈很大度地将自己的红花被子反过来，平平展展铺好，作为垫絮。然后再将我的蓝花被子抱过来，铺在上面。“月白的被子新一些，所以作为盖被。”芹冈解释说。

十分钟之内，余下的四张上下铺也通通被掀翻，变成了宽大的双人床。



现在,我们寝室的右边变成了一片连在一起的长长的铺位,从这边墙到那边墙,整个铺位一览无余,平平整整。

我们踢掉鞋子,飞快地爬上床去。

正当我们从这张床滚到那张床,像疯子一样尖叫的时候,我们的寝室门被很凶地一脚踢开了,四张愤怒的大女生的脸出现在门口:“干什么,你们!打雷吗?弄出这么大的声音!”

是住在我们楼下的初三的女生。

我们被她们的气势汹汹吓住了,一个个张着嘴,傻愣愣地看着她们。

可紧接着,她们也张着嘴愣住了——她们看见了我们奇怪地变成了大床的上下铺。

“你们的床,怎么啦?怎么回事?”领头的一位高个子女生看着我们的床,露出一一种非常惊奇的表情。

我们立刻活过来了,芹冈很神气地告诉她们:“我们合铺了,我们两个人一起睡。”

初三的大女生一听,更加惊奇了。她们干脆进到屋里,甚至蹲下身来考察我们的双人铺,“嘿!真想得出来!”她们态度暧昧不明地说,不知道是称赞我们,还是嘲弄我们。

“当然是称赞我们了,这还用说吗?”初三女生刚一出门,芹冈立刻很不服气地驳斥我的疑问。

结果,真的是芹冈说对了,因为,仅仅是几天以后,我们无意中发现,我们这幢寄宿女生宿舍楼里,至少已经有五间寝室的上下铺变成了双人床。

我问我认识的一个初二年级的女孩子:“你们将床打横过来是跟谁学的?”

她说：“隔壁初三寝室啊，她们真是聪明！”

站在一边的芹冈嘴巴都有点气歪了，她很不谦虚地叫起来：“不对，这明明是我想出来的主意！”

初二的女孩子很大度地笑一笑，意思是我才不跟你这种爱吹牛的小女生计较，然后对我挥挥手，走掉了。

瞧瞧，芹冈的创造发明，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篡改了！

还好芹冈只生了十分钟的气，也就算了。因为这几天芹冈的感觉非常好，每天晚上我们钻入温暖的被窝睡觉的时候，都要夸奖她一次：“芹冈，你以后一定能成为爱迪生！”

冬天来吧，我们再也不怕了！

冬天真的来了，我们两人一床，很奢侈地拥有两床被子，度过了一个暖烘烘的冬天。

冬天过去以后，春天来了，然后夏天也来了。我们的双人铺一直保留着，再也没有变回去。我们非常喜欢这种宽大的、无遮无拦的、一通到底的形式。一推开寝室门，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大排又宽又平的床铺，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

后来，读高中，上大学，我又做了很多年的寄宿生，但再也没有睡过这样天真而质朴地开放着的、毫无遮挡的床铺了。我们的床铺越来越隐蔽：首先裹以一层蚊帐，再拉上厚厚的、既不透风也不透光的布帘子。我们就这样蜷缩在自己制造的秘密领地里，一天又一天，痛苦而孤独地经历着自己青春岁月的成长。

在慢慢地将自己放开的心一点一点卷起来的长大的日子里，我非常鲜明地感觉到，自己的内心其实一直是深深而隐蔽地刺痛着的……

